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說二

撲滿說 明 宋濂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甖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撲去故名濂因是未嘗不悲石荆州之爲人也荆州使士圾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鐵如意擊碎珊

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荆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𣗳二尺中析之一劍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剞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綆纏其腰别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執綆急旋轉之

二樧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翁勃以虛掌覆空虊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人虎說 宋濂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煆利鐵爲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

扼其吭殺之或鬻其肉爲噬嚙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
餘封祕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
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岩穴聞木上嘯聲
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
抗婦懼逸去微見其蹤人也歸謀諸鄰譟逐之抵穴得
金帛無筭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宋濂

武平産猿猵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

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絶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躑而斃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天説　劉基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嘘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

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拗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㦧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

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
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
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
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
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
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
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
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

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平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正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菜窩説　劉基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説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贓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旣臾旣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蘗場是蓋比如東鋮鋏若攢鋗蛇蜴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

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於其中墼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蹟蝸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鼫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贏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趨右蹌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爲蓬藋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萬鬱黍杏周漆柿桃柰楔琬容琰質椅桐桔栢堅縝有瑟桂

椒萸椵吐芳馞馝木瓜榅梈諸蒖蔦葋叢蔓轇轕彼擘此茁或肅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翅蕭遂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樹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唾子曷不悽東門子睒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矍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於公吾將以藝稷黍

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瞑吾肮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

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特二鏺其茦蕪芟去蔥葳抜其茇杜阜翳篳而灺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潴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丵或奇灌漑攸宜或耘或耔疏稠比稀慈稚舉肥根莖實蕤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温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賧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

乎東門子睃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睃曰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圃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圃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圃也推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殖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殖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

故植之以蔥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者筭也筭不失家必豊故植之以豊豊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者强也物太强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茶茶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痡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骭瘍也骭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蔞蔞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

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蓟蓟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莑莑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

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窩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悦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瞽說　蘇伯衡

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爲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侠容釋氏

乎其駔儈乎其甿隷乎其操觚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鹵簿鼓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殣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使房繳道門闕罘罳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丘壟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爲棺葛藟爲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倮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盖皆不可知矣況乎其主名邑里而可得而稽乎但見草

表摧折穹碑剥落土花斕斒牛羊礪角可悲也夫妝竪
縱横汎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没
垣麒麟欹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没可悲也夫衰草離離
露冷風淒罔象出没狐狸嘯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
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
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
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歡欣得失用舍壽夭參差不齊
及大期之奄及倏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

如項籍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綉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爲螻蟻之歸得乎嗟歲月荏苒寒暑推移則其骨毛盡爪亦將澌盡而塵飛頽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纍纍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丘壠瑩域又將爾耕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爲之佇立而歔欷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雜賢雜哲立德立功坤翕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

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而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爲哉宇宙有不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智用機競浮榮於旦暮較强弱於錙銖俯有拾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庳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没没虫虫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羡脫其放覊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其二

空同子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不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已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已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偽偽友者常多有也真友

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僞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無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有替者也與勢利俱有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恒而君子之存心所以有恒也以有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恒之心而與人友雖簞食豆羹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

君子不茍交人亦不茍友於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者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忮相軋相毁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僞友者則爲之也真友者固不爲之也故君子察之慎之友焉

而出於真者則內友焉而隣於偽者則絶絶偽友所以使天下薄勢利也內真友所以率天下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其三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

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户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别

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

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劔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礲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

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覔(?)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僩焉無難能者矣

猫説　薛瑄

予家苦鼠暴乞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予私計鼠暴當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縶維以伺候其馴焉羣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旣而以其馴也遂解其縶維適覩出㲉雞雛鳴啾啾焉遂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之能乎遂釋之已則伈伈泯泯

飢哺飽嬉一無所爲羣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巳也猶屏伏不敢出旣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他異遂歴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偕其類復出爲暴如故余方怪甚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則囓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而有噬雞之病眞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赤子說

鄧守愚

赤子生浹二旬蠕動然嘔喣然無所知也已方其睡且熟也扶之不驚徐而叩之不悟也未幾怡然以笑余驚使家人燭之其面有喜色赤子不知也曰曷爲乎然家人曰是其夢也未幾復大驚以啼若號若訴余驚使家人燭之其面猶有怒色赤子不知也余曰曷爲乎然家人曰是其亦夢也須臾而赤子亦寤余曰赤子亦有夢矣乎其夢也亦有喜與怒矣乎不然不宜有是也其始生也湛一內涵形感外絶其心宜若天然不當有憧憧

焉者於其間舉吾身皆外也然而孰順以喜孰逆以悲夜之夢晝之爲也不然則其思也不然則其因也不然則其幾之先也赤子方浹旬爲邪思邪因邪幾邪其必不然矣乃有喜與怒者於夢乎形焉其亦何從而得之邪吾以是伏思之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其始生之時而已然也當是時也無赤子與聖人之異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然則聖人者其果天錫之崇名而異之邪能不失之而已矣吾悲

夫世之以喜怒自鑿其真者何限也

說吏 祝允明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吏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虎銜魚說 張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民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通停都見漁石公唶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鄙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者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

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録鬻婦説　劉楚

歲乙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瀟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

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别貲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
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閒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
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
之誼而爲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
里盍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乞活萬一得兩存以免
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況或者未
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攜而去劉子聞而嘆曰義哉其
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

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盡食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或不死槩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伈伈焉持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鬻身非義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濟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爲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況婦人女子乎彼

食人之祿僭人之爵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賣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此出反乘危利菑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酬其勲而方恨去之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靦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澳涊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師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饑饉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瀟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獲麟說 唐順之

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為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
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
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爲瑞矣又見獲於鉏
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
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
於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
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
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

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兹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介軒說　楊繼盛

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業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

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愎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是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旣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

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二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足介說之義

友琴生說　徐渭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禄之文也顧嗜古已即能為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

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況又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

有桐時蠧不絃時匠不斵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相說　孫作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惟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

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皐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皐之所覲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内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强逆計以遁其情則雖李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略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

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静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卒應變之機於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與之常於其不可禦以窺其心發難恐之變一變一常反復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如水滙而爲淵激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怒崩慼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余言悉合故録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

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

秀才說　湯顯祖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則日新心含靈粹而英華外縈行則有度言則有音易所謂黄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

天命鮮能無大過惟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信者從之其言行之疑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交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衎幾失其性中途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爲者究意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非食色性也知

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吾爲諸君慎之

古硯說 許獬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壞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爲眞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眞五代與宋也

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淡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

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竊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

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茍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葢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説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字說一

徐師曾曰按儀禮士冠三加三醮而申之以字辭後人因之遂有字說字序字解等作皆字辭之濫觴也雖其文去古甚遠而丁寧訓誡之義無大異焉若夫字辭祝辭則倣古辭而爲之者也然近世多尚字說

故令以説為主而其他亦並立焉至於名説名序則援此意而推廣之而女子笄亦得稱字故宋人以女子名辭其實亦字説也　復徵曰今止選字説名説以備一體

仲兄文甫字説　宋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

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虵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辟旋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

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濆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焱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説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

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楊薦字説　蘇軾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尊已而告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韍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爲飲食者爲飽也所爲衣服者爲煖也若直曰飽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爲紛紛而

無益迂濶而過當邪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爲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凜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牆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爲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濶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孔子曰苟錯諸

地而已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爲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故因其名薦而取諸易以爲之字楊君有俊才聰明果敢有過於人而余獨憂其所以自愛重者不至而已矣

趙德麟字説　蘇軾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疏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

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游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

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雁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淡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説

黎遠字子思説　黄庭堅

龍水黎充字子美余同年進士黎與幾之族子也以名觸其遠從祖之諱乞余更其名余名之曰遠而字之曰子思而告之曰遠而家子也廢書不讀此志不遠也出門從所樂而忘歸此慮不遠也耳目聰明而尚陸沉於此唯不思故也子思自今以始一事而三思可也崇寧四年九月初六日

黄彝字子舟說 黄庭堅

宗弟彝字與迪其意取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以為

名取書之茲廸彝教以爲字余更其字曰子舟蓋取周官禮器六彝皆有舟云惟酒所覲德故廟中之酒器謂之彝言凡在祀典者皆有常德於酒者也惟酒善能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言凡在祀典者皆不溺於酒者也先王之制器一以象德一以示人可謂至教矣惟子舟好德秉彝晏然粹温飲酒數斗而不亂又常戒酒不極其量可謂能温克者也夫有而不規者疎之也無而置戒規之也故子舟雖不溺於酒而余猶戒之云

黄氏三女甥名説　游言九

黄氏三甥女并將適矣求名字於老舅游其因思之曰古之女子罕用名著若姒任姬姜皆氏也大約不名再思如曰姜嫄曰簡狄曰妲己説者固以爲名號則是古嘗有之矣漢以後若班氏女昭蔡氏女琰蘇氏女蕙以其通習文墨又皆有字焉去古旣遠語言漸廢况今世乎名而字之或存訓戒亦可也雖然而母固已名若輩曰華明柔矣今其旣没女安敢忘而余安可易或其爲

汝次之長曰伯華華必務實命之曰全眞次曰仲明明不欲耀命之曰貴韜是二者君子制行循然矧居閫内乎次曰季柔柔者坤之德而婦之本也其命曰德本嗚呼觀而母名若之意蓋有在矣余著其義無他惟即而母之訓申之也三甥志之

陳平甫三子字說　眞德秀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余謂周官祼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

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爲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爲貴而況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

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譚氏三子名字說　明蘇伯衡

長沙譚君濟翁有子三人伯名㮣仲名棐季名集於是以告伯衡曰吾伯子仲子生於金華葉儀先生嘗爲著名說而皆未字也願為我字之辭而祝之夫斯禮古者冠而行焉今吾之子皆未冠也而行斯禮焉庶其早知而夙成也幸無以為變禮而辭焉伯衡辱交濟翁今踰一紀矣而識三子自其孩提之日俊爽而英發皆令器也能忘愛助之情乎其敢以不敏辭乃祝之曰有衣之戟此之謂㮣門之貴盛則列乎是㮣雖一器足以顯人

之門地而況於人豈不能乘時策勲以顯其親嗟小子棨字爾公顯爾尚勗哉朝夕以賢哲自勉正弓之檠此之謂棐弓之弛張則資乎是棐雖一器足以輔弓之張弛而況於人豈不能行道濟民以輔其君嗟小子棐字爾公輔爾尚勗哉朝夕惟賢哲是慕嗟小子集公義爾字集之為訓猶積云爾海之深也積水天之高也積氣道集於躬君子攸貴尚論其要莫先積義義積則氣浩然充塞乎天地當大任處大事臨大節決大議沛乎其

有餘裕勗爾公義尚敬内而直外勿始勤而終懈既祝已又語之曰顯親子道也輔君臣道也積義為學之道也大抵皆人道之所當務也夫盡子道不盡臣道不可以為人盡臣道不盡子道而可以為人乎又焉有為學之道不盡而子道臣道克盡者乎然則入而事親出而事君固三子之所同也俛焉而為學三子可不交勗之哉苟交勗之則為人之道孰有不盡乎三子勗哉勗哉三子

二子字説

歸有光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

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魏晉之世髙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雖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髙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禄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原一

吴訥曰按字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盖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後之作者盖亦取法於是云 復徵曰原水所發也文而曰原謂窮極

事物之理若水之有原也

原道　唐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

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黄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
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於老
則入于佛入於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
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
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

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

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
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
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
倦為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
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
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

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

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

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滅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

毋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
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嚚
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
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
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
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
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

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

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

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

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説於言懦者必説於色矣是故事

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

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

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形與聲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于是

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决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徳可謂至徳也已矣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

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趍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帥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

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帥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

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内則簒使外不叛内不簒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来於其將也弊復為甚入蹔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絶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

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因不為冤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寙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名来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其人行教乎曰

於是乎在欲禍蠱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原親　皮日休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櫝肌筋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狥

之易牙是也自兹以降為夫强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殺巳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敎尚不可况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戮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戮則他人戮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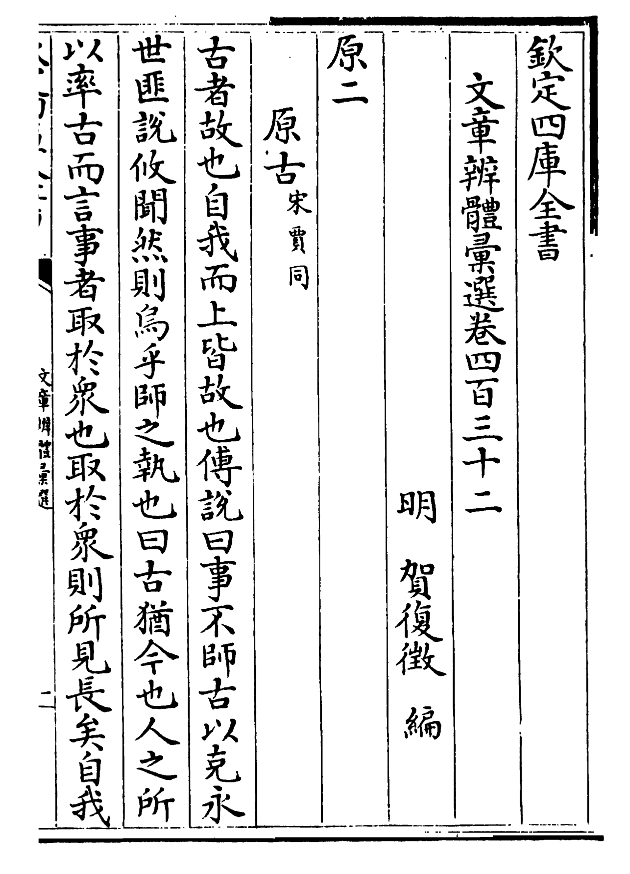
原奕　皮日休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之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内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甲兵而犇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兔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説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

雖奕秋游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熠之由羅人殺鷦鷯獻人烹鯤鮞者矣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敎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

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原二

原古 宋賈同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傅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烏乎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於衆也取於衆則所見長矣自我

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下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年也師其衆也周公于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於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於衆而執其中也曰堯舜而上犧農黄帝之道不足法耶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為衣豈不美哉而為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於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於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

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於權則不能起權權輕於物則不能勝物惟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黄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為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為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禮經者起于薄薄盡而後酌於厚薄之間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為不先為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

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弑君弑父耶繇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欲止欲止則亂極也不止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緩力而蠲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

下迄無窮吾知其不能也已原古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歴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

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文原下篇　明　宋濂

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推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焜燬鬼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

窔吾文之䂂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柱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函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早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

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鶩乎外而不攻其内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攜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

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槩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蟣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芥小夫不亦可悲哉

原醫

方孝孺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王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無銜橛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黙會於心而欲持昔人一定之説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知其説者乎醫之為術于生民之用最切其説之至粹而出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

古之神睿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於效者固有不可以言傳者矣書豈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為書之意而泥其説是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于用甚者禀書不省而惟攻乎淺陋拘閡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禀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治

人之疾此奚啻用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劒槊行數百里而不汗者有出門輙勞憊不能行者相去寧去十百此資禀之殊也古之人多碩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石不醉而或不敢染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茹藿或袂衣以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類也貴富

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怒不見於色而暴悍之夫動輙詬詈勞逸静躁爲可同乎中州之人夏夜露卧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息水行鑿層氷而取魚鱉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目手足均也脉胳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醫豈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也而以爲虚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控訴故醫得用其

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藏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足以知古人之説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脉察脉精矣而不善藥欲卒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醫之以術名於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脉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日天必雨竟出不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爲耶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

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来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脉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旱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耶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夫人皆能用也求之于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竒士其孰得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卲君真齋善為方視人疾以為不可治者必不治

而所治必取奇效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慤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脉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于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原詩　蔣德璟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就有性即不能無情有情即不

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盖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孟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稱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哀刑政鄭濫宋燕衛趨齊辟則詩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真詩是故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傍書史其法不局四聲而宮商叶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兼書禮春秋之用而意象深微思議路斷於經外别為一宗故妙在於涵泳反覆徐而識

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是夢境而或并小序而聽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蘇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韋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於子夏所稱奚如而如曹瞞父子顧出而霸騷壇可歎也此孟子所謂詩亡也夫詩何嘗亡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為詩而詩亡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為質至練時日而誣矣廟祫之詩玄鳥那為正至房中而杳矣朝會之詩

御雲爲華至栢梁而爽矣廵狩之詩翁河爲允至鄧子而賁矣頌美之詩康衢爲淡至唐叢而飾矣諷刺之詩椒聊爲微至五噫而露矣贈别之詩蒸民梁山爲興至河梁而淺矣逹生之詩蟋蟀爲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獵之詩吉日爲允至上林長揚而佚矣閨怨之詩白華飛蓬爲厚至團扇而輕矣從軍之詩楊柳雨雪爲恤至鐃吹而夸矣都會之詩商邑爲壯至三都而蕪矣宫室之詩斯干爲艶至景福而腐靈光而詭矣此皆後之工

於詩者而况下此者乎然則詩遂亡乎曰不亡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沿宋膏唐拾晉馥魏倚漢規揚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皆襲也取青媲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呻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贗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渙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盖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於聖教之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失之政隱躍

心目間以為天地鬼神之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猶隣古差有可觀而所以情其性者則晉唐為甚晉以老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子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詩取士如今之時義格套既熟不復知聖賢為何語後之詩沿此兩派而舜皐周召尹吉之意亡矣而欲其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惟商賜妙悟詩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乙論聲歌則曰寛静柔正者宜頌廣大疎達者宜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宜商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己而動者也知所以治性而後可與之言詩作原詩

文章辨體彚選卷四百三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辨一

吴訥曰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辨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歴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已之意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韓昌黎作諱辨柳子厚

辨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學孟子信矣大抵辨須有不得已而辨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復徵曰辨者析疑似也

公獄辨　唐楊炯

縉紳先生牧於東郡繩屬吏有公於獄者甚適次於座乘間諮其所以為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其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為決及退而辨其公且傳

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非丘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知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況末世纖狡内外荏剛烏有不盡其辯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詰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若居上者異於見遠於理亦隨而鞫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謂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

為也為之不能遠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為明其屬徇已以為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刬蒺棘之內辛楚備至何須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已者吾見汩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衒别諸五色乎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

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𡙡𡙡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論語辨　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逺矣曽子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曽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曽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殁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曽子最後死余是以知

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辨晏子春秋 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巳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

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録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録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鬼谷子辯　柳宗元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

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徂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辨害　羅隱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菽粟蛟蜃之為害

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綱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薇粟而顧鈎綱者也於戲

文章辨體彙選卷四百三十三